

李氏蒙求補注卷三

後學仁和金二俊元李輯

孫康映雪車允囊螢

孫氏世錄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

晉書車允傳允字武子南平人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李充四部并春五經

晉書文苑傳李充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

之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 後漢書逸

民傳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

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谷永筆札顧愷丹青

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咸愛重之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晉書文苑傳顧愷之字長康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蒼生以來未之有也

戴逵破琴謝敷應星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人少博學能鼓琴其餘

曲藝靡不畢綜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達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于博士累徵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復還剡卒 又謝敷會稽人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阮修

全唐詩作宣

杖頭畢卓囊下

晉書阮籍傳兄子咸咸從子修字宣子性簡仕不修

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儋石之備晏如也又畢卓傳卓少希放達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文伯羞鼈孟宗寄鮓

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怒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

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吳志孫皓傳注孟仁江
夏人本名宗避皓字改焉除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
以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日汝爲魚官而以鮓青我
非避嫌也

史丹青蒲張湛白馬

漢書史丹傳丹魯國人以又高任爲中庶子元帝以
丹舊臣親信之詔護太子家竟寧元年上復疾定陶
王常在左右而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尙書以景帝
時立膠東王故事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
密臣得侍疾候上獨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
涕泣言今道路流言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

必以死爭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曰吾病
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丹嗑喙而起太子由
是遂爲嗣矣 後漢書張湛傳湛平陵人矜嚴好禮
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建武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
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隱之感鄰王修輟社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年十
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母喪哀毀過禮與
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妹賢明婦人也每聞隱
之哭聲輟食投筯爲之悲泣 魏志王修傳修營陵

八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
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

阮放八儁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傳曼太傅祜兄孫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
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
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鑿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
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
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黠伯號兖州八伯蓋
擬古之八儁也 又曼弟聃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
九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陳留江
泉以能食爲穀伯史疇以大肥爲笨伯高平張疑以

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華歆忤旨陳羣憾

全唐詩作憾

容

魏志華歆傳注文帝受禪三公以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尙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悅遂重異之世說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

王濬懸刀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傳濬宏農湖人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州
郡辟河東從事轉廣漢太守濬夢懸三刀於卧屋梁
上須臾又益一刀驚寤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
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
州刺史 吳志孫皓傳寶鼎三年以丁固爲司徒注
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
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平卒如夢焉

姜維膽斗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傳注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後漢書盧
植傳植涿郡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
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

桓溫奇骨鄧艾大志

晉書桓溫傳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日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口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遂名之日溫魏志鄧艾傳艾棘陽人少孤年十二隨母至潁川爲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出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祖司馬宣王王奇之辟爲掾

楊修捷對羅友默記

後漢書楊虎傳子修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勅守舍見若有

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二操怪其速使廉
之知狀於此忌修世說襄陽羅友有記功從恒宜

武

釋名恒溫亦稱宜武

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

植種果竹多少皆熟記之後宜武與簡文

釋名簡文帝亦稱簡

文集友亦預焉其道蜀中事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會

無錯漏宣武驗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

杜康造酒蒼頡制字

說文帚字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林酒少康杜康也

葬長垣博物志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康字

仲寧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春秋元命苞

黃帝史蒼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圖曲之

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
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
臣不能留卽聽去後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車至長
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帝說之拜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
買臣呼令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居一月妻自經
死 後漢書儒林傳周澤安邱人少習公羊嚴氏春
秋建武末徵試博士再歷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
嘗困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
干犯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爲之語
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

九日齋

馬后大練孟光荆釵

後漢書皇后紀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顯宗卽位以爲貴人永平二年立爲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䟽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又逸民傳梁鴻字伯鸞平陵人家貧而尚節介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白擇對不嫁至年三十

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
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裘
褐之人可與俱隱者爾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
哉妻日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
曰德曜名孟光太平御覽七百十八引列女傳孟光

荆釵布裙

今本無

顏叔秉燭宋宏不諧

詩巷伯篇毛公傳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
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趨而至顏叔子納之

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 後漢書宋
少傅宏長安人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光武卽位
徵拜太中大夫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
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
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
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鄧通銅山郭況金穴

史記後幸傳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爲黃頭郎文
帝夢欲上天有黃頭郎從後推之上覺而之漸臺以
夢中陰力求推者郎見通夢中所見也說焉尊幸之

日異賞賜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
通日當貧餓死帝日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
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
如此及景帝立通免家居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盡
沒入通家寄死人家 後漢書皇后紀光武郭皇后
弟況恭謙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
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
號況家爲金穴劉峻廣絕交論山擅銅陵家藏金穴

秦彭攀轅侯霸卧轍

沈約安陸昭王神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注東觀
漢記秦彭字國平爲開陽城門侯後拜潁川太守老

弱帝號填道 後漢書侯霸傳霸河南密人成帝時

爲太子舍人王莽初遷隨等再遷爲執法刺姦後爲
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
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至乃戒乳婦
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
必亂不敢授璽書

淳于衆輟彥國吐屑

齊人齊曰有國也言收斂木

史記荀卿傳荀卿趙人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我轂過髡注過作輟輟者

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
如炙輶也晉書胡母輔之傳輔之字彥國奉高人
少擅高名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大
尉王衍所昵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
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也

太真玉臺武子金埒

世說溫公

釋名溫嶠字太真亦稱溫公

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

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
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報姑云已覓
得婚處門地粗可瑋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

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
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晉書王渾傳子濟字武
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
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
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巫馬戴星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
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
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雷義卻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
曾過姊家飲留十五錢置席下而去 後漢書獨行
傳雷義鄱陽人初爲郡功曹嘗濟人死罪臯者以金
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
後葺理屋宇乃見金金主已死義乃以付縣曹

逢萌挂冠胡昭投簪

後漢書逸民傳逢萌北海人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
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曰丈夫安能爲
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
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
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魏志管寧傳潁川

胡昭養志不仕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旣至
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
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尙義不相屈昭乃躬耕樂道
以經籍自娛摯虞徵士胡昭贊投簪卷帶韜聲匿迹

王喬雙鳧華陀五禽

後漢書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
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
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
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詔上方詠視
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 又華陀沛國人遊
學徐士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有壯容

時人以爲仙廣陵吳普從陀學院謂普曰人體欲得
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
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
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
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
日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
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
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完堅

程邈隸書史籀大篆

衛恒四體書勢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
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秦兼天下李

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
愿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
謂小篆者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
從獄中作大篆奏之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
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又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
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
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

王承魚盜丙吉牛喘

晉書王湛傳子承遷東海太守政尙清靜不爲細察
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日文王之圖與衆
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 漢書丙吉傳吉魯國人宜

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遷御史大夫封博陽侯代魏相
爲丞相嘗出逢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
怪之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問逐牛行
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日民鬪相殺傷
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
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
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
憂是以同之掾史乃服

賈琮褰帷郭賀露冕

後漢書賈琮傳琮廩城人舉孝廉再遷京兆令有政

治迹黃巾破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華陽國志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有殊政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敕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馮媛當熊班女辭輦

漢書外戚傳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二年選入宮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爲婕妤上幸虎園鬪獸後

宮皆坐熊伏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等皆驚走
捷仔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
故前當熊對日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上故以
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明年男立爲信都
王尊捷仔爲昭儀張茂先女史箴元熊攀檻馮媛趨
進 又孝成班捷仔帝初卽位選入宮始爲少使蛾
而大幸爲捷仔帝遊後庭嘗欲與捷仔同輦載辭曰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未主迺有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梁劉
孝綽對雪詠懷詩取均班女扇班婕妤好有團扇篇此
以班姬爲班女也潘岳西征賦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輦之明智

王充閱市董生下帷

後漢書王充傳充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負無書嘗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平叔傅粉宏治凝脂

世說何平叔

釋名何晏字平叔

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

傅粉正夏月與熱湯澼既嗽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

轉皎然

又王右軍

釋名王羲之亦稱右軍

見村宏治歎日面

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楊生黃雀毛子白龜

後漢書楊震傳注震父寶九歲時見一黃雀爲梟搏墮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晉書毛寶傳初寶在武昌軍人有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軍人投於水中如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免按放龜

獲報乃寶部卒非寶也幽明錄所載略同唯搜神記謂卽寶事李氏殆沿其謬今据正史

宿瘤採桑室憂葵

列女傳齊東郭採桑女瓊有大瘤故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使以金百鎰聘之以爲后 又魯漆室邑女倚柱而嘯鄰婦問之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曰此魯大夫之憂也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逸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魯國有患婦女獨安所避乎

韋賢滿籬夏侯拾芥

漢書韋賢傳賢魯國鄒人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授昭帝詩宣帝卽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五歲以老病致仕少子元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又夏侯勝傳勝東平人少孤好學從族父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執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袞爲博士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勝每講授富謂諸生日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

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袁耽俊邁

世說任誕注引竹林七賢論阮咸兄子簡亦以曠達
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
黍糲簡食之以致清議頓廢幾三十年

世說桓宣

武再少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莫知所出陳郡袁

耽俊邁多能宣武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應聲便許隨
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
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耶遂共戲十萬一擲直
上百萬數投馬絕叫旁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

竟識袁彥道不

蘇武持節鄭眾不拜

漢書蘇建傳中子武少以父任爲郎稍遷移中監時
匈奴留漢使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
漢元年且鞮侯單子初立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迺
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
千方欲發使送武等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單于怒
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宜皆降之單于迺幽武大
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咽之數日不死匈奴
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武杖漢節牧羊因起
操持節旌盡落 後漢書鄭興傳于眾永平初遷越
騎司馬留給事中北匈奴求和親遣眾持節使匈奴

衆至北庭匈奴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爲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董永自賣

搜神記漢郭巨兄弟二人喪父葬畢父有遺錢二于萬二弟求分各取于萬巨獨與母居夫妻傭賃供養妻後產男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有兒旣妨事親又老人得食喜分兒孫致減饌盍埋此子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金

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
振天下又東漢未董永家貧傭耕以養其父父沒
永許身爲奴貸錢五于於里之富人裴氏以營葬葬
畢道遇一婦人求爲永妻與俱詣錢主爲織三百縑
以償所貸一月而畢乃辭永去曰我天之織女緣君
至孝天帝命我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傳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
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聞魏將新垣衍欲令
趙尊秦爲帝乃責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
國也權使其六國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

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 國語范蠡既滅
吳反至五湖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
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文寶緝柳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好學到洛在大學左右一
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閉戶牖讀誦太學號曰閉戶
先生編楊柳簡以寫經晨夕不休疲困輒以繩懸頭
屋梁上精力過人爲世大儒 漢書路温舒傳温舒
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
以爲牒編用寫書任昉薦士表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伯道無兒嵇紹不孤

晉書良吏傳鄧攸字伯道襄陵人歷河東太守永嘉
末沒於石勒勒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
營中攸斫壞其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其牛
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
弟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
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攸棄子之後妻
不復孕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
知使鄧伯道無兒 又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人少
有器量介然不羣與嵇康呂安善康後坐事臨誅謂
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綠珠墜樓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盡出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商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成都人以訾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歸而家貧無以自業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夜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久之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爐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恥之不得

已分與文君僅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
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伊尹負鼎甯戚叩角

伊尹負鼎說湯
甯戚叩角說齊桓公

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欲于湯而無由乃爲有莘
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呂氏春秋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
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
任車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
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江淹擬劉太尉詩甯
戚叩角歌桓公遭乃舉

趙壹坎壈顏馴蹇剝

趙壹坎壈說
顏馴蹇剝說

後漢書文苑傳趙壹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
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光和元
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令左右讓之對
曰昔廊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下
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
就終於家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
其言

坎壤字本楚辭九辯
壤徒感切困窮也

漢武故事顏駟不知何

許人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
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
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卽

位好少而臣已老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

擢會稽都尉

蹇剡字未
知所本

龔遂勸農文翁興學

漢書循吏傳龔遂山陽人以明經官昌邑郎中令事
王賀賀立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皆誅唯遂以數諫
爭得減死久之丞相御史舉爲渤海太守遂見齊俗
奢侈不出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
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
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
犢勞來循行使民皆有畜積數年徵爲水衡都尉
又文翁舒人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爲蜀郡

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歸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吏每出行縣蓋從學官諸主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晏御揚揚五鹿嶽嶽

史記晏子傳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

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漢書朱雲傳雲少時通輕俠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元帝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

李氏蒙求補注卷三終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後學仁和金三俊元李輯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漢書蕭望之傳子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
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言其相薦達也

龐統展驥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先主領荊州統以從
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

之以爲治中從事。後漢書循吏傳仇覽一名香者，城人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亭人有陳元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間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非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葛亮顧廬韓信升壇

諸葛亮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以當世之事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 史記淮陰侯傳信歸
漢拜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自追
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所與計事者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
信必不畱王曰以爲太將何曰幸甚王必欲拜之擇
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
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王裒柏慘閱損衣單

晉書孝友傳王哀營陵人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閔之
役帝委罪斬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
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
涕淚著樹樹爲之枯 說苑閔子騫早喪母爲後母
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緇父
令子騫御車體寒失朝父責之子騫不自理父察知
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
留子騫前目母在一子單母去二子寒父默然遂止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

博物志蒙恬造筆馬編中華古今注牛亨問曰古有
書契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

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鹿手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竹管也

後漢書宦者傅蔡倫桂陽人永平末給事宮掖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顏匡弼後加尙方令監作諸器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數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自是莫不從用焉天下稱蔡侯紙

子思縑袍祭遵布被

說苑子思居於衛縑袍無表三旬而充食田子方遺之狐白之裘恐其不受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

人也如棄之子思不受曰吾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
於溝壑吾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 後漢書祭遵
傳遵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光武過潁
陽遵以縣史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門下史從平
河北封列侯建武六年伐公孫述隗囂使其將拒隴
抵遵數挫囂九年卒於軍遵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
賜輒盡與士卒家無餘財身衣韋綺布被夫人表不
得緣帝以是重焉

周公握髮蔡邕倒屣

史記魯世家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曰我文王之子
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

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
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
高平人曾祖龔祖暘皆爲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
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
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
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
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王敦傾室紀瞻出伎

晉書王敦傳敦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
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
人歎異焉

傾室字未
知所本

鄧粲晉紀王導與周顛及朝

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顛於衆中
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
原之

暴勝持斧張綱埋輪

漢書王訪傳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
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後漢書張皓傳
子綱少明經學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
俗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
冀貪叨縱恣十五事京師震竦

靈運曲笠林宗折巾

世說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

林名孔隱士亦稱隱士 謂曰

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

將無也 畏影者未能忘懷按孔嘲其曲蓋近俗謝似借

莊子畏影之說爲解顧笠可避影奚必曲柄語意不
甚可賤 見卷二李郭仙舟注

屈原澤畔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傳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
至此

魏勃埽門潘岳望塵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中尉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日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於是舍人見勃參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王召見拜爲內史 晉書潘岳傳岳字安仁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舉秀才厯散騎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

京房推律翼奉觀性

漢書京房傳房頓邱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

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以
孝廉爲郎終魏郡太守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又翼奉傳奉下邳人治齊詩好律歷陰陽之占元
帝初諸儒薦之上以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邾
時孰與邾日善時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
爲主人辰疏而時精必參五觀之然後可以見人性
知人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
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惟奉能用之學者莫能

行

甘寧奢侈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傳注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

出入步則乘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
道路住止常以緇錦維舟去或割棗以示奢也

說孫皓問丞相陸欽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
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
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
何敢言盛

十木富義於陵辭聘

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
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
安敢不軾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干木富乎義寡
人富乎財 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齊人兄戴爲齊

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楚
主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聘仲子仲子入
謂妻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
於前意者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
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今也於是謝使者遂相
與逃去爲人灌園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
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
長應備成一家之學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

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
日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又衛瓘傳子恒善
草隸書爲四體書勞曰漢典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
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
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
而結字小疎安農張伯英因轉精巧凡家之衣帛必
書而後練之陳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今
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千秋小車

後漢書馮異傳異父城人好讀書通兵法漢兵起異
以郡掾監五縣守父城拒漢光武攻父城異間出行

屬縣爲漢兵所執異日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
以効光武日善及光武爲司隸校尉經父城異卽開
門奉迎署爲王簿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
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諸將並
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
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光武以此多之 漢書車千秋傳千秋本姓田氏其
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寢郎會衛太子敗久之
千秋上急訟冤上大感悟召見立拜爲大鴻臚數月
遂爲丞相封富民侯爲相十二年薨初千秋年老上
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車丞相

漂母進食孫鍾設瓜

事人宮殿中因親車漆沐

史記淮陰侯傳韓信淮陰人貧無行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下諸母漂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歸漢平齊立爲齊王漢五年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十幽明錄孫鍾家貧奉母至孝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飯禮敬甚殷三人臨去謂鍾曰蒙君厚惠示子葬地使連世封侯數世天子三人出門化鶴而去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亮生休

壺公謫天薊訓厯家

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汝南費長房爲市掾忽見公來入市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人後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乃日往埽座前地及供饌物積久公謂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如其言往與公俱跳入壺中見樓觀重門閤道侍者數十人公謂長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 又薊子訓齊人少學道顏色不老京師貴人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學生諸貴人謂之曰子欲富貴但召得子訓來可不勞而得矣生便

歸事子訓數百日子訓知意謂曰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當到至期乃半日行二千里既至問生日誰欲見我生日欲見者甚多不敢枉屈知先生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明日當各詣宅至時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所見皆同時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語言隨主人意答乃不同耳

劉元刮席晉惠聞臺

後漢書劉元傳元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地皇三年光武起春陵四年破王莽前隊甄阜梁邱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議立更

始爲天子二月設壇場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
卽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
言更始元年九月斬王莽拔洛陽更始遂北都洛陽
旣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
俛首刮席不敢視 晉書惠帝紀帝嘗在華林園聞
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
地爲官在私地爲私

伊籍一拜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傳籍山陽人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爲
從事中郎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
適人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

未足爲勞績之機捷類如此 史記酈生傳酈生食
其高陽人家貧落魄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略地陳
留郊麾下騎士生里中子也生謂曰聞沛公慢而易
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言如所誠
者沛公至高陽使召酈生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而見酈生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
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苦秦
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生日必誅無道
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延酈生上座謝之

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
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匹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庶
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人承明廬注璩初爲侍郎
又爲常侍又爲侍中故云三人

郭解借交朱家脫急

史記游俠傳郭解軹人父以任俠誅死解少陰賊旣
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
不休及鑄錢掘塚不可勝數及長更折節然自喜爲
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
發於睡眦如故云 又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
皆以儒教而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

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故其德專趨人之急其
已之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
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其此其無類者何心
虞延尅期盛吉垂泣不可無此意更世而然自

後漢書虞延傳延東昏人建武初除細陽令每歲時
伏臘輒休遣徒繫使各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
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
門外百姓感悅之會稽典錄盛吉字君達山陰人
拜廷尉吉性仁恕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吏
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去妻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鉏麀觸槐

戰國策豫讓事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將其頭爲飲器豫讓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乃吞炭爲啞變其音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

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
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
蠟屐因白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
於是勝負始分

初平起石左慈擲杯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
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
其兄初起行山尋索遂得相見問初平羊何在日近
在山東耳初起往覘之但見白石而還初平與俱往
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學道能變化曹公召閉石室中

斷穀期年出之顏色如故公謂是左道欲殺之慈已
知求去乃爲設酒慈日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拔道
簪以畫杯酒中斷卽飲半半與公公未卽飲慈乞盡
自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舉
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已失慈矣

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漁爲業緣溪行
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得一山有小口從口入行數
十步豁然開朗其間男女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自
云先世避秦亂來絕境問今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漁人辭去詣太守說卽遣人隨往竟迷不得路

神仙傳漢永平五年刻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採藥遠不得返飢十三日遙望山上桃熟遂躋險援葛噉數枚更下山以杯取水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劉阮忻然如舊相識因邀還家留半年懷土求歸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訊問得七世孫

王儉墜車褚淵落水

南史謝超宗傳司徒褚彥回淵字因送湘州刺史下

僧虔問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超宗拊掌笑日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季倫錫障春申珠履

晉書石苞傳少子崇字季倫少敏慧勇而有謀苞分

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日此兒雖小
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慝衛尉財產豐積絲
竹盡當時之選庖膳極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以奢
靡相尙愷以糴濶益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
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
赤石脂其爭豪如此史記春申君傳春申君楚人
名歇姓黃氏相楚八年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君
舍之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璠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
之請命春申君客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
見趙使使大慙

甄后出拜劉楨平視

魏志王粲傳注劉楨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世子爲
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嘗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
拜坐中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滅死輸
作

胡嬪爭擄晉武傷指

晉書后妃傳胡貴嬪父奮自有傳帝嘗與擄蒲爭矢
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
諾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慚色

石慶數馬孔光溫樹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少子慶爲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

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漢書孔光傳光孔子十四世孫褒成君少子也經學尤明舉方正爲諫大夫轉僕射尙書令周密謹慎未嘗有過遷光祿勳復領尙書給事中凡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翟湯隱操許詢勝具

晉書隱逸傳翟湯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一無所受司徒王導辟不就成帝徵爲國子博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固辭老疾不至孫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洪賜

孝武帝以散騎常侍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世說

許掾

釋名許詢亦稱許掾

好遊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

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優旃滑稽落下厯數

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

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

大道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

汝欲休乎皆曰幸甚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有

頃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旃曰諾旃曰汝雖長雨立

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始皇嘗欲

大苑圃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旃曰善多縱禽獸

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解之足矣始皇以止二

世立欲漆其城旃曰善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
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又悉書今
上卽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閣運算
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注闕字長公明曉天
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改作太初歷拜侍中
不受漢書公孫宏傳贊歷數則唐都落下閣

曼容自免子平畢娶

漢書兩龔傳琅邪郿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
爲太中大夫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
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後漢書逸民傳
向長字子平朝歌人隱居不仕好通老易讀易至損

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
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
如我死也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
所終

師曠清耳離婁明目

見孟子注又班固答賓戲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
目於毫分

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傳桓元之姊爲仲文妻元平京師以爲
諮議參軍寵遇隆重元篡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元敗
隨元而走至巴陵因投義軍爲鎮軍長史轉尙書選

東陽太守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
遇禍 漢書景十三王傳臨江閔王榮坐侵廟擣地
爲宮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旣上車軸折車廢江
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
簿自殺

欒巴喫酒偃師舞木

後漢書欒巴傳注巴爲尙書正朝大會巴飲酒西南
喫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
成都市失火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卽
以驛書問答言正旦大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
息雨皆酒臭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偃

師偃師所造能倡者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
應節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觀之技將終倡者
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王大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
散倡者以示王皆假物也王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
化者同功乎

德潤蒲書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傳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
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
遍追思論講究覽羣籍山是顯名漢書王貢等傳
序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
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蓍龜爲言利害

各因缺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閭數人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叔寶玉潤彥輔冰清

晉書衛瓘傳孫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總角乘
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玠妻父樂
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彥輔廣字

也

衛后髮鬢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注漢武

衛皇后字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漢孝成

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

飛燕體輕能爲掌上舞

元石沉酒劉伶解醒

搜神記狄希中山人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有州人劉元石往求之希與一杯飲之石至家已醉死家人不之疑葬之經三年希日元石必應酒醒往問之石家人皆怪之曰石亡來服已闕矣希命發冢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世說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婦從之伶跪

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醉婦人
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醜然復醉

趙勝謝蹇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趙勝喜賓客客至者致千人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蹇者槃散行汲平原君
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蹇者至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
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
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終不殺居歲餘賓客
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一人前對曰
以君不殺笑蹇者爲君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平原

君乃斬美人頭自造謔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
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
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
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餘人皆絕其纓而上火
卒盡歡而罷

惡來多力蜚廉善走

史記秦本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
俱以材力事殷紂

趙孟疵而田駢天口

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五引王隱晉書趙孟字長舒補

尙書都官令史善清談有國士風其而有疵點諸事
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漢書藝文志田子二十五
篇注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張憑理窟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傳憑有志氣爲鄉閭所稱初詣劉惔惔處
之下坐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未坐判之
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
言彌日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
爲理窟 又裴秀傳子頠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
少知名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
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

仲宣獨步子建八斗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士公幹振藻於海隅德墜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釋常談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廣漢鉤距宏羊心計

漢書趙廣漢傳廣漢涿郡人少爲吏以廉潔通敏名舉茂材守京兆尹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
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又
食貨志桑宏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領大農以諸官
各自市相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
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置平準於京師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則物不得騰
躍天子以爲然許之

衛青拜幕去病辭第

史記衛霍傳衛青平陽人姊子夫得人宮幸上上召
青爲建章監侍中元光五年爲車騎將軍元朔五年
將二萬騎擊匈奴圍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

萬五千畜數千百萬引還至塞天子使持印卽軍中
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益封六千
戶按漢書李廣傳莫府注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
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又大將軍
婁子霍去病幸爲侍中再從大將軍斬捕首虜過當
封冠軍侯元狩二年爲驃騎將軍四年將五萬騎擊
匈奴所斬捕功多大將軍益封五千八百戶益置大
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天子爲治第
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上益愛重
之

酈寄賣友紀信詐帝

漢書酈商傳子寄字況與呂祿善高后崩大臣欲誅
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人北軍迺
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祿信之與出游太尉乃
得人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天下稱酈況賣友 史記
項羽紀漢二年項王急圍滎陽紀信說漢王曰事已
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信乘黃屋
車傳左纛出城中令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
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信問漢王安
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信

濟叔不癡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傳湛司渾弟弟也少有識度少言語初有

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輕之嘗
詰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住
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
濟不覺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歎曰家有名士三十
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
之曰卿家癡叔死未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
稱其美左傳周子古悼有兄而無惠古慧不能辨
菽麥故不可立注無惠世所謂白癡

虞卿擔簦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

號爲虞卿謝承後漢書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

追師不遠萬里

見太平御覽服用部

按范書本傳稱章少博學

能屬文而無負笈事顧字曰孺文扶風平陵人乃子

卿七世孫今負笈者字與籍迥別未知果卽其人否

南風擲孕商受斲涉

晉書后妃傳惠賈皇后諱南風武帝泰始八年冊拜

太子妃妬忌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

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墜地帝大怒已修金墉城將

廢之充華趙粲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

當差後楊珧亦爲之言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書

斲朝涉之脛注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

視之

廣德從橋君章拒獵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沛郡人以魯詩教授楚國蕭望之薦爲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後漢書鄧暉傳暉字君章西平人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

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火
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揮土書
諫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應奉五行安世三篋

後漢書應奉傳奉南頓人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
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
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
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舉茂才
至司隸校尉 漢書張湯傳子安世少以父任爲郎
用善書給事尙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
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

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

李氏蒙求補注卷四